

第二十章 辣任少卿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兩日之後，鴻臚寺內。

“換俘得，這是頭一樁大事。”辛其物已經沒有了兩國談判時的魯莽神情，淡淡說道：“陛下有旨，被俘將士不論如何，也要換回來，其餘的都是小事，這方麵我們不妨退讓一些。”

下方有官員應了一聲，說道：“此次俘獲北齊及他們控制小國的人數已經大致統計出來了，一共有兩千四百多人，我方一共被俘大約有一千人左右。依陛下的旨意，就算我們兩個換一個，也能賴回來。”

“嗯。”辛其物點了點頭，很滿意屬下的工作效率、又道：“關於重新劃界的問題，陛下的意思也很清楚，凡是這次占得的土地，一寸不讓，如果北齊想要土地，就拿潛龍灣那塊草原來換。”

潛龍灣在慶國西北方，與慶國在那處唯一的飛地相連，如果能拿回來，慶國的那塊飛地就安全了

下麵的官員們奮筆記錄著上司意思，有人頭痛說道：“隻是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，北齊方麵特別強硬，好像有些魚死網破的意思，隻答應給錢給馬，就是不肯割讓土地。”

上次茶話會時第一個跳出來的那位主簿明顯是個衝動派，一拍桌子罵道：“那些地我們已經占了，難道還要吐回去。”

辛其物點了點頭：“肖大人雖然話說的直接了些，但確實是這個道理。”他冷冷的目光掃視了一遍下屬，重重將手中的茶杯放下，說道：“諸位同僚，不要忘記，這些土地是咱們的將士一刀一槍打回來的，是用血和骨肉換回來的。我們當然不能雙手奉還，那些將士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。我們呢？我們隻是動動嘴皮子，所以我們更不能放棄本國的利益。要一絲一絡一兩銀子一寸土地的與對方爭。”

先前發話的那人繼續皺眉道：“大人此言極是，隻是據駐在北齊上京的使臣暗中回報，北齊太後與皇帝之間的關係，因為此次戰敗的緣故，已經變得和緩了起來，而太後親弟弟目前也已經獲罪歸家，如果我方在談判中要求太多，萬一破裂後，兩國再戰。這點也不合聖上的意思。各位應該清楚，如果北齊方麵真的君臣一心，百足之蟲，咬人一口也是不好更的。”

“北齊上京太過遙遠，一來一回，這些情報也不見得管用。”辛其物有些頭痛，談判最關鍵的就是知己知彼，雖然眼下占了主場和勝者的優勢，但對方身處自己國都之中，依仗那些朝廷還沒有來得及收蕩幹淨的北齊諜網。他們對於慶國朝廷的反應能夠有第一手的資料，而慶國這方想知道北齊朝廷的真實反應。卻有些困難。

有人出主意道：“為什麼不請陛下讓監察院四處協助我們？要知道四處在北齊的人物可比朝廷其他衙門的人手要厲害得多。”

眾人眼睛一亮，心想這倒是真話，身為京都官員，當然對監察院又懼又恨，但如果是，用監察院這條瘋狗來以對付敵人，沒有官員會有意見，隻會雙手雙腳讚成。出乎眾人意料。一聽這建議，辛其物頓時失了風度、開口罵道：“你們想到的事情，本官還有寺卿大人難道想不到？那個閻羅殿不肯給東西，我能怎麼辦？難道要我去陛下寢宮前哭跪去？”

眾官心道原來如此，麵色回歸寧靜，內心深處卻想著，如果能夠搞到北齊的情報，您就在興慶宮前的石階上哭一場又怕什麼？

堂間頓時陷入安靜之中，雖然慶國官員百姓一向自認是天下最強大的國家，但是在當今陛下還沒有即位之前，慶國人始終是生活在龐大北魏的恐怖陰影之下。北魏雖然被陛下三次北伐打得隻剩下一半疆土，成為了如今的北齊，但如果將對方逼急了再起戰事，似乎也是件很恐怖的事情。所以在沒有強大的信心支持下，談判似乎隻有陷入僵局這條道路。

“我今晚再進宮一次，請陛下的旨意。”

辛其物皺眉說道，眼光卻瞥了一眼一直安靜坐在最下手的範閑。範閑這個副使似乎毫無副使的自覺、這些天了，不論談判還是做什麼，他始終是滿臉笑容地坐而無語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辛其物奉太子的諭令，調他來此，本意是想讓範閑撈些政治資本，這小子挺懂事不搶功，但老這樣悶著也不是個事。

他想了想，溫言說道：“範大人，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？”

範閑縮在衣袖裏的拳頭微微一緊，臉上卻依然是一片平靜，溫言應道：“下官以為，北齊眼下隻是虛張聲勢，若他們真的還有再戰之力，戰之心，也就不會這麼急著派使團前來求和。”

眾官一向知道範大人詩名頗盛，拳名頗盛，加上這些日子又欣賞對方安靜不爭功，所以對於他此刻的發言都有些期盼，但發現他也隻能說出這樣一個大路說法，不免有些失望。但在麵子上，眾官也不好如何，隨口附和了幾聲。

倒是辛其物想著，既然要賣對方人情，就幹脆賣徹底一些，繼續溫言問道：“此話有理，隻是兩國交往，實則虛之，虛則實之，一國有如一人，某些時候往往是被情緒所支配，所以不能全以道理推斷，不知範副使可有其它證據？”他心裏倒確實希望範閑能夠堅定鴻臚寺眾官的信念。

範閑在心裏暗讚了一聲少卿大人這句“一國有如一人”，想了一想後說道：“關鍵是那個莊墨韓，諸位大人也清楚此人在天下士子心中的地位，如果北齊不是有心求和，斷不會花大代價請這位莊墨韓隨使團來京都。”

鴻臚寺諸官都是科舉出身，當然知道莊墨韓的大名，略一沉吟發現還確實是這麼回事，但是僅此一樁，也不足以將談判的方向重新拉回原來的道路上。

辛其物皺眉道：“如果能知道莊墨韓如何肯來。或許能有些幫助。”

監察院的案卷裏寫的清清楚楚，莊墨韓之所以肯來，一是北齊太後及皇帝放低身段相求。二來是莊墨韓此人向以凡間聖人自詡，想調解兩國間的兵爭，第三個理由似乎是此人的私人原因，還沒有查出來。範閑雖然很鄙視這個“聖人”的態度，但卻不會輕視對方的名望，但此刻也不會當著眾官的麵，將這些原因說出來，隻是輕聲應道：“如果能和他見一麵，或許能看出些端倪來。”

肖主簿搖搖頭。有些無奈說道：“兩國交往慣例，像這種人物，一般也隻能在殿前賜宴上才能見到。像我們鴻臚寺的官員去求見，對方如果不見，我們也沒辦法，隻是自取其辱罷了。”忽然間他眼睛一亮說道：“不過範副使如今詩名早已傳遍天下，以詩會友這個名頭，相信莊墨韓不會拒絕。”

範閑一楞，心想自己攏共隻抄了三首詩，其中還有兩首是若若寫出來的。怎麼就能扯到詩名遍天下？幸虧辛少卿搖著頭幫他解了圍：“莊墨韓此人向來極傲，經史文章詩詞歌賦。皆是世間首選奇人，怎會放下身段見範副使，依我看來，此次北齊請他來，關鍵就是殿前賜宴的環節。想借他的名望。說動陛下。”

眾官心想，大概便是如此。

等會議散後。範閑覷了個空兒，將少卿大人拉到一邊，將自己與若若耗費了數夜“整理”出來的進策遞了過去。辛其物草草一翻，眼睛就亮了起來，全然沒料到範閑竟然能寫出這樣的東西出來，裏麵雖然事證頗有荒唐處，但細細分析起來，竟似直接指明了北齊目前的朝局。

“好！”辛少卿激動說道：“如此一來，我鴻臚寺談判時就有底氣。隻是...範副使，為何你先前不提，此時卻私下予我？”

範閑看著上司狐疑神色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裏麵有些推斷未免荒謬了些，隻是下官個人意見，所以不敢當堂說出，隻是私下供少兒卿大人參考。”

辛少卿忍不住內心的激動，就站在廊間細細閱覽，隻是眉宇間漸漸皺了起來，良久之後，他才輕聲問道：“範公子，這裏麵有許多事情，是朝廷都知道的秘辛啊。”

範閑心中一凜，知道終究沒能瞞過對方，但他的養氣功夫從澹州至京都已經鍛煉了十幾年，自是麵色不變微笑說道：“下官有些事情不便多言。”

為官之道，有一要旨便是扮個高深莫測。果不其然，辛其物不再追，反而溫和笑道：“若此次談判能競全功，我要上書陛下，保你一大大的功勞。”

範閑一笑行禮告退。

辛其物看著他消失在門庭中的青衫背影，臉上惘然之色一現即隱，他是太子近人，自然知道司南伯範建手中掌握

著一支屬於陛下私人的力量，但是這股力量似乎從來沒有在慶國的政治舞台展現過風貌，難道...僅僅因為範閑的緣故，範建就敢動用？他始終沒有將範閑與監察院聯繫起來，畢竟監察院是陛下的私人特務機構，連皇子們都無法插手，更何況是一個大臣的私生子。

坐在轎子之中，辛少卿撐頤沉思，轎停之後，他看著轎外那麵高高的朱紅宮牆，心中沉思，看來自己向太子的進言是正確的，對於範家，隻能拉攏，不能打擊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